



山水秋境

李昊天 摄

■ 卢海娟

## 秋收在望

农历八月,往年,明媚的阳光早把庄稼涂抹得万紫千红,只等一场白露、一场浅霜,榨干植物体内最后的水分,就可以开镰,就可以打开仓库把丰收的果实收入囊中。

父亲一定会搬出他的磨刀石,那是一块长二尺宽二寸足有一尺高的松花石。父亲用脸盆打了清水,已经见了锈迹的镰刀就放在磨刀石旁,父亲坐在小板凳上,左手握住刀把,右手捏着镰刀尖部,磨刀石上洒了清水,父亲把镰刀按在石上,一推一拉,身子不断起伏,霍霍地磨起刀来。

磨好了一面,还要翻转过来磨另一面,父亲用大拇指检查刀刃是否锋利,他把雪亮的镰刀举起来,咬着下唇拿大拇指肚到刀刃上轻轻刮,一边刮,一边拿到耳朵边上听声音,我一直不知道哪种声音是刀刃的语言,不知道刀刃的话父亲怎么就听得懂。

父亲不断地往磨刀石上洒水,一把刀一把刀地磨,五六把镰刀,父亲要磨上半半天,直到所有的刀都发了镜子一样的光芒,每一把都锋利无比为止,父亲把刀收好,很怕我

们拿镰刀削萝卜,不小心削了手。

镰刀被父亲藏到仓房里,这些刀片偏薄、刀刃雪亮的叫草镰,是专门割草本植物的,秋天,用草镰割玉米、割水稻,刀越锋利,越省劲。准备好了镰刀,父亲在裤腰带后头别上一把沉甸甸的柴镰出了门,这种镰刀的刀背要比草镰厚上几倍,刀刃的钢口更坚韧耐磨,是用来割木本植物的。

父亲别着柴镰上山,是为了割“绕子”。庄稼割倒后,总要捆起来,稻子就用稻草捆:先割两捆稻子,在稻穗处缩一个结,稻根处分开,使稻穗朝上,便成了现成的绕子,割好的稻子整齐地码上去,稻穗那边跟绕子的稻穗同一个方向即可。估摸着割的稻子够一捆时,把两捆稻草勒紧,扭转、弯绕,只要顺着草的方向压好了,稻捆就算折腾几回也结结实实。

父亲要割的是大豆的绕子,最好是二年的小柳条,那种叫磨盘柳的,这种柳条均一米多长,手指粗细,柔韧性非常好。割豆时,每个人都要带上几根这样的绕子。割好一

捆豆,把镰刀丢下,脚踩柳条的根部,在割口处十公分左右的地方折一下,一只手握柳条,一只手手心处顶住柳条根向一个方向转动,就好像在给麻绳上劲一般,柳条被转动着上了劲,脆弱的木质部因为扭曲而变得柔韧起来,等到整根柳条都被扭了一遍,就可以穿过一摞豆子,父亲用脚踏在柳梢处,我们是用膝盖,柳梢压住,才能把柳根拽紧,这样捆好的豆子才经得起倒腾。

许是磨盘柳太过娇气吧,柳条绕子越来越难割,父亲从小蚊子沟走到大蚊子沟,忙活了一天才割回两捆柳条绕子,看看地里的豆子,父亲说,还要去割一些高粱,用高粱秆作替代品。

春种秋收在我们村里被叫做“种地”“割地”,种地时喜雨,春雨贵如油;秋收时喜晴,希望老天给个秋老虎晒秋。可是今年,台风一个接着一个,连绵的雨下个不停,不是淅淅沥沥的秋雨,是夏日里常见的滂沱大雨。

庄稼们仍然绿着,可以割地的秋天,不知道何时才能来到。

■ 雨山

## 一闪而过

弯弯曲曲两条线

在大地身上画好

好多年好多年

沿着两条线走

要么是离开

要么是归来

说来奇怪

有时候惦念远方

有时候爱恋此地

爱的越来越多

想说的越来越少

像窗外那棵榆树

窗外有很多树

一律

一闪而过

## 奶奶门前的石榴树

■ 李尧琦

路过一家水果店,目光被店前一筐红皮石榴吸引,买了两颗,轻轻剥下皮,饱满鲜红的石榴籽密密匝匝挤在一起,像害羞的姑娘坐在纱幔里面,看着手上的石榴,思绪不禁飘向遥远的奶奶家。

最喜爱的是奶奶家的石榴,颓圮的矮墙里,一棵石榴树慢慢悠悠地伸出枝干,在风中把绿色的小手挥动得沙沙作响。丛丛的绿叶中间,火红的石榴探出头来。阳光斜射过树梢,石榴的红色便越发光洁、鲜亮,耀疼人的双眼。儿时的我,总会在月圆时候拉着爸妈回到奶奶家,并不是因为团圆的喜悦,而是想念石榴的甘甜。

石榴没熟时,奶奶总把树上的石榴“保管”得好好的,当石榴的小脸变得通红,奶奶就不再吝啬了。她总会举着一根长长的棍子,看准熟透的石榴,轻轻打击几下树枝,石榴就落了下来。每到这时,我们就会一窝蜂

地跑到树底下,抢着大个的果子。有年纪小的孩子抢不到,就坐在树边哇哇地哭起来。奶奶也不哄,转身去屋里拿出一个硕大鲜红的石榴递过去,小孩子马上破涕为笑了。我们几个大点的倒是面面相觑,暗暗懊恼不应该去抢。

听奶奶说,石榴有“多子多福”的寓意,可能仙人听到了奶奶虔诚的祷告,每到中秋,院子里总会有一大桌人的欢声笑语。我们这些小孩子,也会在她们赏月谈天时,手捧着石榴籽,依偎在母亲怀里,贪婪地吮吸着石榴的香甜。奶奶的脸上总堆满了笑容,皱纹却也爬上了额头眼角。爸妈和叔叔总是让她休息,可她却不愿意停下来。是啊,操劳了一辈子的人怎么可能闲得下来呢?

渐渐大一点,对回家就不那么盼望了,却还是盼着奶奶的石榴。于是,奶奶总会在石

榴成熟的时候,从老家赶到城里,送来新鲜的石榴。奶奶来的时候,我总会很高兴,撒娇地让奶奶剥开,把晶莹的石榴粒放在嘴里,享受甘甜的汁液沁入喉头的感觉。

后来,奶奶不再送石榴过来了,因为她老了,背也佝偻了,可能石榴树也老了吧。去年,听妈妈说,老家门前新铺了水泥地,石榴树被砍了,心里有些失落。我想,肯定不是奶奶亲手砍的,因为她舍不得这“多子多福”的石榴,更舍不得一家人围坐谈笑的幸福。

有一天,把橱子里的衣服都翻出来晒,竟然在一件白色小衣服的口袋里发现了几粒石榴籽,水分已经蒸干了,只剩下枯黄干瘪的籽。

才发现,好久都没吃石榴了。也不知道,奶奶是否会坐在砍掉的石榴树根上想念我们吃石榴的样子……我想,找个时间,回家陪奶奶吃一次石榴吧。